

光緒丁酉仲夏

慎記書莊石印

南海先生四上書記序

治天下道之粗迹也於天下之中溝國而治之粗迹之數者也然而魁臣碩儒譚之而色變庶士以下橋古不敢道語以大理猶以為誕畧導其窾鮮勿却走悲夫故夫必通乎道者乃可以言治必達乎天下者乃可以言國中國之國於五大洲也自數千年以前即為名國制度文物悉駕四土其地之廣於萬國比較等在三其人之衆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而其上有無限之權可以行其志蓋全地萬國中最可有為者莫中國若也然而積習太深自尊太甚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攷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以故受侮強鄰削弱日其償款割地國辱主憂嗚呼其貧弱也有由而補救也有道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此為能創法之人言之也敢於創法者法由人定而法大臺於守法者人為法困而人亡當同治初年恭邸倭文端王文忠諸賢翊政於內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沈文肅諸公分猷於外可謂得人矣而事關交涉輒見凌侮忍恥含垢莫如彼何今總署檔案章奏具在夫諸賢以韓范之才當筦葛之位戡定大亂若烹小鮮而俱受屈於區區小夷之下者法縛之也舊法不能易世而治猶舊方不能易證而嘗今之言治者徒痛恨於所用之非人而不能深思於所守之非法是以萬舉而萬不當也吾師南海先生究天人之故昌孔子之道率其不忍人之心以經緯天下推其愛同類之義以營拯中國以為晝夜寒暑四時所以成功變通三統聖人所以著教大聲疾呼首主變法自法越以後邊庭稍晏朝野熙熙若慶太平而先生早憂之以為不圖變法禍懸眉睫及至去歲倭人不道蹂我根本逼我上京割地索費創鉅痛深人心皇皇束手待命而先生獨以為苟能變法自強立致戊子乙未凡四上書聯請者一猶陳者三詳者萬餘言簡者亦數千字大小節目舉之若裘領先後緩急數之若然炬率此行之豈惟光復舊業保全土疆其於滄雪前恥遠愴威棱猶運之掌

而已若夫數書之次戊子一書曲突徙薪僅言其義未及其目乙未第一書僅詳條理之繁未及下手之要第二書則斟酌於時地之宜窮極於盛亡之故懸國門而不易俟百世而無疑惜乎衮衮諸公夢夢猶昨前既誤之先事後復過之補牢先生以道覺天下區區之言豈因臧倉有所損益所可痛恨者有納言若園奮發圖治之

聖主獨立於上而肆門之狗充斥於左右煬明之梳連沓於眉睫雖有嘉論末由上聞天下之士將益銜舌裹足而燎原之勢愈莫振救耳此書既刻之以告天下因並述數言以著吾先生之道不止於是而世之譚經世者亦可以無訾云乙未八月弟子臨桂龍澤厚謹叙

後序

龍伯大人游於僬僥之墟戲類舉踵悉俛矣北海若繩海以語并龜不之信而以為利其滴水悲夫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孔子思易天下有為後之譙孟子道覺斯民有干澤之疑吾聞之 師矣中國之在大地中乃五十六國之一大地之在日中乃二百四十九行星之一日在天中乃與星團星氣星雲萬億兆京陟梯壤溝澗正載極恆河沙恆星之一天在無極之中乃亦恆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一孔子知之作易春秋皆以元統天天其元中一小物耶然則從無極無量之中而有天天而日日而地地而中國而中國之一人一物一官一爵其何以比數今夫知道之君子其視中國若中國之一人一物一官一爵亦若是比例則已矣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而寧有所羨知語仁而勞而精疲而形而唯人之營而宅元氣之中而猶野馬與爾盡息焉仁語知而宅元氣之中數十寒暑猶旦莫也而佚之頤之而勞之疲之等旦莫也且孺子入井匍匐於而目隣人卧病呻吟於而耳而寧能瞽而甯能瘖不瞽不瘖而瞽之瘖之勞疲瘡甚故弗為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以治天下為苦者老子曰愛以身為天下可以託天下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有道之士忘身忘生入于撓寧與斯民同患棄其所樂就其所苦不忍人之心與 南海先生既數上書朝士偷焉矚焉相與疑之求實也求名也其弟子麥孟華語人曰宦於朝色於室瘁於心縲於形苟以娛妻子飽童僕而已此其義也文士知之國威弗立京師賤國恥弗洒天吏辱知其不可引身而去中人能之吾 師其嘗於斯者哉其嘗於斯者哉鵲雖翔於青雲鵲抱燕鼠而視之曰嚇鯢鵬圖南斥鷃笑之曰彼何為也悲夫越有狂泉飲之狂十年乃蘇蘇則瀕死矣越人飲之舉國狂知與仁通越也知及國門而去之仁入其國誨其人堙其泉越人以仁狂縛而擊之扶而去之越十年越人蘇搥鼓而求仁不知所之雖然仁者猶瞽局反顧而悲曰我四萬萬人之溺豈能忘哉弟子

四言言
卷一
順德方孟華

雜記

戊子十月

祖陵奇變十一月 南海先生上書極言外夷之交迫變法之宜 至初呈國子監管監事者常熟翁尚書
暨盛伯熙祭酒欲以上聞因書中有讒言中於左右數語時張幼樵副憲得罪罷官 朝廷不喜新進之
士慮以斯言上觸

聖怒若問讒言為誰何由得知恐獲重罪故不為代遞意在保全也移至都察院亦不納遂罷其事自同
治元年黎統膺後數十年無布衣諸生上書言事者咸駭為非常之舉 京師譁然

上書既不達 先生遂南歸出都時有詩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白石齒齒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
惜誓留人間蓋將已矣時法越之事初定上下熙熙 先生獨發日本之陰謀明高麗之危局指強俄之
畜志書中有數年之後四夷侵於外亂民起於內豈能待我十年教訓乎等語蓋自以講求天下之故十
有餘年至彼時而不得不言抑計中國大局及彼時自強猶可補救過此恐不可為故冒眾議上書不幸
言中僅五年而遂有日本之事

乙未三月和議將成頗有爭之者然皆不達於事勢徒以大言主戰不足以折和者之口也 先生於是
集十八省公車千三百人於松筠菴

楊椒山先生故宅

擬上一公呈請拒和還都練兵變法蓋以非還都不能拒

和非變法無以立國也屬草既定將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遞之執政主和者恐人心洶洶將撓和局遂陰
布私人入松筠以惑眾志又徧貼匿帖阻人聯銜尚懇事達

天聽於已不便遂於初八日趣將和約蓋用

御寶同人以成事不說紛紛散去且有數省取回知單者議遂散然執政主和者實畏之而謂病去京朝

士夫咸以為公車與有力焉此 國朝未有之舉也

和議既定肉食衮袞舉若無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積弱至此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太息而已
先生以為先事不圖臨事無益亡羊補牢猶未為遲中國及此速圖自強尚可拯救於是取公車聯銜之
書乙其下篇言變法者加以引申并詳及用人行政之本復為一書於五月初六日在都察院遞之十一
日察院據以上聞是日發下半時許再傳

旨取回留至十五日發下有

旨命鈔三分限一日鈔訖一呈

懿覽三存

御匣三貯 乾清宮北窗十六日鈔就呈

懿覽留覽十日廿六日乃發下閏五月發各省督撫會議奏覆伏讀

上諭憂危如此神斷如此而諸臣泄沓不思圖報負

聖主勵精求治之心深可為太息痛恨者也

上召見裕壽田總憲德

面諭以康某人條陳深通外務惟鈔法一條不可行如此恐失人心亂天下顧此實日本已行之法然若

上下不通仍如今法則誠如

聖訓故變法當全變也後來舉人才之

詔已下小輪船已開辦鐵路開礦亦定議舉行皆書中所言也

先生以為前書所陳條理節目詳細繁重未由一旦具舉故復草一書力言緩急先後之序深察中國之

勢期於可行掃撥陳言曲折層累以上啟

聖聽立救危敗時已授官分隸工部於閏五月八日在本部遞之部之五堂卷書為允 奏順德李文田
方攝部事誤中橫扇之言謂 先生所著廣藝舟雙楫於其書法頗有微辭因抱嫌排擠獨梗僚議甘為
煬竈實則 先生於李某尚薄其人而愛其書廣藝舟雙楫中未嘗攻之也本部既阻乃移而之都察院
實辨處皆以李既阻閣不便因此失歎遂壅上聞

計四上書達者凡一阻者凡三曲突徙薪既弗納於前見免顧大復遺棄於後此其中蓋有 國運為
非人之所能為也特事變益新望治益亟及今不治後有扁鵲望而卻走書中所謂因循泄沓坐失事機
五年十年以後敗壞非所敢知蓋疾不可為而 先生亦於是倦游矣

工部既過第二書其自解之言以為此等議論近多有陳之者行否不在一人之言此最謬論也第一書
鋪陳條理節目稍講洋務者人人能言之若夫深探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通輟地球數千年之政本統籌全
局盛水不漏曲折入數圖窮七見如第二書之所言海內知斯義者不知幾何人也肉食諸公宜其河漢
程子曰能通所以然其第一等學問第二書中言泰西之強由諸國並立及培根立獎勵書器之法此所
謂通其所以然也治天下者知此義欲無富強不可得也 先生嘗言治天下有三統曰通曰同曰公通
之道一上下通二中外通今此書所言於通之義僅發其一二而已

先生合科 朝 殿皆直言時事之文 殿試卷徐壽衡侍郎擬置第一卷李文田摘冒字下缺去一字
謂不能置前列 朝考卷亦李所閱也摘卷中閱字症字鍊字指為誤筆置二等末區區之故吾 先生
豈以是為輕重哉二文索觀甚眾以皆告

君上之言故並附焉其公車聯名一書上海近有公車上書記刻之今不復上石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八月寫既竟弟子三水徐勤記

上

今上皇帝第一書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具呈廕生康祖詒為國勢危蹙

祖陵奇變請下

詔罪已及時圖治呈請代

奏事生聞言事有越職之禁者所以定明分也聞門有傳言之曲者所以採芻蕘也定分以靖臣下之

心採言以通天下之氣 生猥荷

天慈蒙被蔭典入監讀書雖復疏賤然自祖父世受

國恩區區之私常懷報稱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

高麗而伺吉林于東英啟藏術而窺川滇于西俄築鐵路于北而迫

盛京法煽亂民于南以取滇粵亂匪徧江楚河隴間將亂于內生到

京師來見兵弱財窮節類俗敗紀綱壞亂人情情偷

上與土木之工下習宴游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久不塞兗豫之民蕩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

苦旱廣東大水

京師大風拔木百餘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湧川溢淹州縣十

餘甚至沖及

永陵山谷墜圯坍塌几十八山形勢全改今上海新報館繪圖募賑徧傳各省伏念

永陵為我

朝發祥之地岸谷告變震動非常以為

皇太后

皇上聞此奇變必悚惶震悼戒勵羣臣痛哭戒誓乃伏處下風未聞有恐懼責躬求言恤民之

行詔親臣重臣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部寺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諱忌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生所為憂憤迫切瞻望

宮闕而惓惓痛哭也伏讀

世祖章皇帝聖訓曰近來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

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言之過愆亦不譴責欽此此真開國

聖人省身求言之極則也伏惟

皇太后

皇上聰聰

舜訓樂聞謹言生竊慕漢宋時大學生劉陶陳亮有上書之義近成同時監生周同穀貢生黎庶昌遞摺言

事荷蒙

列聖嘉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竊惟國事憂迫在危急存亡之間未有若今日之可憂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生獨以為

皇太后

憂危必以為非狂則愚也夫人有大癘惡疾不足為患惟視若無病而百脈俱敗病中骨髓此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懼也自古為國患者內則權臣女謁外則強藩大盜而已今

皇上端拱在上政體清明內無權臣女謁之弄柄外無強藩大盜之發難

官府一體中外安肅宋明時承平所無也生獨汲汲私憂者何哉誠以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
自強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闢日新月異今海外畧地已
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
已三十艘將剪朝鮮而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
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礮來九日可至則我

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為界矣滇五金之礦垂涎久矣其窺藏衛也在
道光十九年已陰圖其地至今乃作疊馬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機謀以誘眾漸得越南之
人心又多使貨賄煽誘我民今徧滇粵間其地百里無一蒙學識字者寡決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
法人因而誘之又滇越暹羅間有老撾萬象諸小國及裸苗諸種法人日煽之法以英仇畏英屬地
之多也近亦徧寬外府攻馬達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專力越南以窺中國數年之後經
營稍定以諸夷數十萬與我從逆之民內外并起分兩路以寇滇越別以舟師擾我海疆入我長江
川楚奸民從焉不審何以禦之夫敵國並立無日不訓討軍實而虞敵之至也邇者德法之爭十三
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萬渡禮吳河而壓法境矣兵勢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鍊器不素備
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為將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奧大利亞隨之將來南

動

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萬計中國漏卮於洋貨久矣稍藉此補其尾閭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為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昔甲申之事法僅以一二舟師驚我海疆我沿海設防內外震

皇上宵旰憂勞召問諸臣一無所措乃旁皇募兵購砲所費數千萬計而安南坐失矣是時猶有左宗棠

彭玉麟楊岳斌鮑超馮子材曾國荃岑毓英劉錦棠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將布列邊外其餘偏裨亦多百戰之餘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則二三宿將重臣漸皆凋謝其餘諸將皆以耄耋數年後率已盡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強鄰四逼于外奸民蓄亂于內一旦有變其何以支我既弱極則德奧意丹葡日諸國亦狡然思啟累卵之危豈有過此生所為日夜憂懼也竊觀內外人情皆酣嬉媮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嘆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厦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手足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痿也又感風疾百竅迷塞內潰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謂百脈敗潰病中骨髓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憂者也今兵則水陸不練財則公私匱竭官不擇才而上且鬻官學不教士而下還無學此數者人皆憂之痛恨焉而生未以為大憂也夫先王之治於理財至精也周禮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又有單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禮記之言曰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管子曰慎民在舉賢慎富在務地夫有土此有財而以政事緯之地利既闢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財任能豈有以地方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家物產二十萬種之多而患貧弱哉故生皆不以為大憂也生所大憂者患我

皇太后

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伏惟

皇太后

皇上敬

天勤民法

祖宗用耆舊

聖德之美踰越古今生敢以為無欲治之心何也竊見與強夷和後苟幸無事

朝廷宴安言路閉塞紀剛日隳頃奇灾異變大告警厲

天心之愛至矣不聞有悚惕脩省之事上答

天心又古者灾異策免三公樞臣實秉國鈞亦無戰兢之意未聞上疏引罪請自免謝泄泄如是而徒見

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車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為

皇太后

皇上咈天變而不畏蓋大亂而不知忘

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

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棟折榱壞誰則能免生所為夙夜憂懼不敢畏而自隱也伏惟

皇太后

皇上恭儉憂勤臨政之日不為淺矣所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雪

列聖之仇恥固萬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無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亂將至者何哉以為所任非其人歟

則以

皇太后

皇上之明豈敢謂盡非其人以為所由非其道歟則以

皇太后

皇上之聖豈敢謂盡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無

皇太后

皇上志氣未堅無欲治之心故耶夫

諸苑及

三山暨

圓明園行宮皆

聖所經營也自為英夷燒燬礎折瓦飛化為礫石不審

乘輿臨幸目睹殘破

聖心感動有惻然奮怒思報大仇者乎若有此也生欲

鑒取日臨之也然亦未聞有興發之政聳動天下則以為

皇太后

皇上無欲治之心也以

皇太后聰明神武臨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從善如流水當同治初年勵精圖治起翁心存李鴻章相機務

于內用曾國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鴻章沈葆楨郭嵩燾韓超並由道員擢授巡撫劉蓉且以諸

生起授撫藩開誠心有大廈投攷求治用能芟夷大盜而致中興生每伏讀

穆宗毅皇帝聖訓未嘗不感激起舞而至於流涕也又光緒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興作之意生竊謂

皇太后

皇上有光明聖德可與為堯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無以勵精已久而致治無期耶生維同治初年大

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

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光緒八九年

宮庭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稍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瘳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于

是復驟得無有譏匿之口問于左右以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
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憤事而盡疑天下之才豈

聖意以為嘗圖治矣而輔相無人因而漸怠耶生謂中遭事變所以不竟厥施者不慎選左右故也如使

皇太后

皇上憂勤惕厲震動人心赫然願治但如同治光緒初年之時本已立則末自理綱已舉則目自張風行

草偃臣下動色治理之效必隨

聖心之厚薄久暫而應之生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夫法者皆

祖宗之舊敢輕言變者非愚則妄然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卿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

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畫諾文書數尺高可隱身有薪炭數斤之微銀錢分釐之瑣而徧行數部者

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況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以為周公為

今冢宰孔子為今司寇亦無能為法弊至此求治得手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形賦稅教養合責于

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賣養廉矣其下既無周人虞衡牧稭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

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銓除武舉以為將帥也乃用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素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清決難徧以疏舉是以

皇太后

皇上雖有求治之心而無致治之效也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為

祖宗之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未深思國家治敗之故也今之法例雖云承

祖宗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

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州之法典而採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

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令天下則我

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

列聖治世之意也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為前朝所無也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士止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採周漢之法意即深得

列聖之治術者也

皇太后